

# 同慶地輿誌

## 越南十九世紀末期一部地理學書籍

吳德壽

### 一. 越南最後的地理學古籍

同慶地輿誌是阮朝代頗為重要的文憲資料，今日已成為越南地理學古籍遺產中最晚期的著作。

早在李朝英宗皇帝時代(1138-1175)，我國就有南北藩界地圖，記錄國內山川形勢風物<sup>(1)</sup>。可惜此書早已失傳。實際上，越南地理學方面的書籍可說是以阮廌<sup>(2)</sup>的輿地誌為起始<sup>(3)</sup>。

黎聖宗王朝(1460-1497年)間國內有兩次進行地界重新劃定和地名更改：於光順十年(1469年)將國內劃分為十二承宣和洪德二十一年(1490年)再次分為十三承宣處。皇帝命諸承宣正使官於所轄地方進行調查，凡有險要山川，古今事跡，畫成圖版，附注詳明，遞呈戶部以畫成地圖，此為天下版圖，黎朝最重要的地圖集。該地圖集至莫朝及黎中興時期乃規定為行政縣級以上諸衙廳必有兩部書之一<sup>(4)</sup>。其後天南餘暇集一書中的天下版圖也注有諸府縣地名。

莫時(1527-1595年)雖沒有全國性地輿誌，但楊文安的烏州近錄一書中卻列有今日屬廣平、廣治、承天等省及廣南省之奠盤府一帶的社村地名系統。

至黎中興時期，1593年5月黎鄭官軍收復昇龍京都後“凡版圖上被莫朝所改的地名一律回復舊名”<sup>(5)</sup>。實際上由於至1677年莫朝才完全滅亡，所以其後莫朝所設置的許多行政區域及地名仍然存在。因此，至黎裕宗保泰四年(1723年)因修立戶籍時，進行一次大規模調整，就全國各地“令隨地勢改隸十三承宣如洪德舊制”<sup>(6)</sup>。因此，黎中興時自1723年以後的地名系統，大體上均恢復洪德時舊名，

<sup>1</sup>見：黎貴惇：大越通史·藝文志。

<sup>2</sup>阮廌(1380-1442年)：字抑齋，河東上福慈溪社人，陳朝隆慶二年(1374年)甲寅科考中太學生。屬明時從黎利起義，為義軍領袖之一。黎初時定為功臣，奉封冠服侯，賜國姓，歷掌特進金紫榮祿大夫，入內行遣，諫議大夫，翰林院承旨等職。(譯者注)。

<sup>3</sup>陳朝黎崩的安南志略，十九卷，主要以史志為體裁，然其卷一與卷二(途志歌)涉及地輿誌領域，當時被收錄於經世大典。但此書早已遺失，至清朝周彝尊復尋得安南志略一本，經前大昕、黃飛烈等進行考訂，乃於明治十七年由日本岸吟香在東京出版(樂善堂，1884年)。二十世紀初期我國學界才通過該印版而知安南志略之存在。

<sup>4</sup>見：仕宦箴規，約亭藏版，景興三十八年(1777年)，3a頁。必有兩部書為國朝刑律(兩本)和天下版圖(一本)。

<sup>5</sup>潘輝注：歷朝憲章類志·輿地志。歷史研究院越譯本，河內，史學出版社，1960年，第一集，37頁。

<sup>6</sup>越史通鑑綱目·正編，8頁。

僅有少數的例外，是一些在字眼或讀音上犯於黎皇，鄭王所規定諱避之地名才被更改。潘輝注敘述此次地名修定時已提到新定版圖一書，但該書今日已失，僅見有收錄此次修改地名內容的洪德版圖<sup>(1)</sup>傳本。其它一些圖書根據洪德二十一年所編地圖的基礎上加以標注黎鄭時期的地名，特別對順化，廣南兩承宣還有阮黃進入順化以後所更改的地名。上述搜集還有一本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書(63-159頁)收錄自昇龍經由“外路”<sup>(2)</sup>諸鎮往南至占城邊境之陸路所經的重要山川與地方名稱。特別於廣義府朱塢海門與沙淇海門之間海分畫有許多從海面鑽出的島嶼並注明“堯葛鑽”，即越南的黃沙群島。

安南山川形勝總覽之圖，或作安南形勝圖也屬於黎朝末期地圖系列，其特點大抵上與天南四至路圖同，但仔細核對時可發現許多頗為價值的資料，如在上述領海區域，於沙淇海門外劬勞哩左邊(油場山)也有注明“堯葛鑽”等。黎中興末期還有安南禹貢或稱黎朝貢法一書。其書編寫方式是先將阮鷹的輿地志每一條目列出，再加上吳時任，阮儼，阮宗奎等家的註解和補充。黎貴惇的府邊雜錄是關於順化、廣南兩處之地方誌，其內容涉及阮主所管理之“內路”區域諸社、村地名。黎氏在其它一書見聞小錄中也比較詳細地描述山西、興化、宣光等處的風域。其他還有如吳時任的海東志略，黃平政的興化處風土錄等書。

阮朝初期，於嘉隆五年(1806年)，兵部尚書黎光定奉旨撰成皇越一統地輿志。這是國家在三百五十年長期被分割後首次精心編寫的一部地輿誌。其書內容頗有特色，即驛路一項以順化京都為中心，記錄自京都往南和自京都往北至昇隆城<sup>(3)</sup>諸驛路，對每一驛站均詳細描述其山川、居民、風俗、物產、名勝古跡等。“實錄”部分也採用同樣方法，沿著自鎮蒞通往四方諸條驛路進行描述。

黎末阮初時期的一些作家，如范廷琥有乾坤一覽，譚義庵有千載閒談(1810年)也收錄許多地圖和有關地輿誌資料。他如鄭懷德的嘉定城通志、裴陽歷的乂安記，或收錄橫山以北諸鎮的各鎮總社名備覽均是在嘉隆年代末期編寫的。

明命年間，潘輝注 1833年所作的皇越地輿誌是首次付梓的一部地理書。北城總鎮黎質所作之北城地輿志錄收錄十二鎮、城諸社村地名，但其書稿本至紹治時 1845年經東溪阮文理加以整理補充才算完成。

對編寫一部大規模地輿誌的設想就在紹治年代末期曾已提出，但延至嗣德二年(1849年)史館總裁裴櫃才申請書名為大南一統志<sup>(4)</sup>並再經過十年後，內容大為簡略的大南一統輿圖<sup>(5)</sup>書成，包括七十六張地圖，收錄省三十一及府四十五。其進書表曰：

<sup>1</sup>洪德版圖，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944。

<sup>2</sup>黎鄭與阮主戰爭時期，以靈江為分界線，俗謂靈江以北為外路(Đàng Ngoài)，靈江以南為內路(Đàng Trong)。(譯者注)。

<sup>3</sup>阮朝得國，遷都順化，以昇龍故都設為北城並將昇龍改為昇隆。(譯者注)。

<sup>4</sup>見：大南正編列傳·裴揆傳，2集，29卷。

<sup>5</sup>遠東學院抄本，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 2959。

“大南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史館總裁纂修臣等覆茲：欽奉硃批“史館查廣平，又安及諸地方古名如何，速片列進覽。欽此。欽遵：臣等奉查諸舊史野錄，本國自雄王分十五部，史冊缺略，多不足徵。惟秦置象郡，漢置日南九真交趾三郡。廣平以南至平定爲日南地。又安青化爲九真地。北圻諸省爲交趾地。此後南北合分，沿革不一，但記載豁略，多有其名而不詳其地之所在。茲請就其可考者謹奉片，列計如左...”<sup>(1)</sup>

後來遠東學院所搜集的大南全圖<sup>(2)</sup>、北圻各省全圖<sup>(3)</sup>、南北圻會圖<sup>(4)</sup>等抄本均出于嗣德朝國史館所藏的地圖（於北圻各省全圖開頭部分亦收錄上述的國史館進書表）。這些圖書收錄不少與地理和地名有關的很有價值資料，如大南全圖的全國地圖已稍呈“S”字的彎曲形狀，自大占海門至沙淇海門之間的領海上也有注明爲“黃沙”島嶼群等。可是這些書籍及其地圖的編繪也許只是準備工作。至嗣德十八年（1865年）皇帝才正式下敕諭國史館按照清一統志編寫我國的大南一統志。阮文超所進行關於歷史地名考究的大越地輿全編約於嗣德十八年（1882年）成書五卷。同年大南一統志初稿也由國史館完成。嗣德皇帝御覽後頗表不滿，故不允付梓。據大南實錄記載：

“大南一統志草成，館臣奏請付梓。帝曰：《要精方刻，免遺譏如舊越史》。又以草本系據十八年以前修定，此後健置沿革如廣治富安河靜十八年以前爲道，後復設省，與河內寧平山西北寧府縣間有分合及忠臣義士尚多未及續編，仍命補編，自三十四年以前爲限（嗣補編未及進呈適至咸宜元年是草本因事抄失）”<sup>(5)</sup>。

由此可見，到1885年，按照嗣德皇帝的批示而編收錄至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的稿本未必完成，其稿本甚至已失，國史館所留下的只是1865年的稿本而已。後來遠東學院得此本，進行復抄<sup>(6)</sup>，也是歷史研究院在河內所出版越譯本作爲根據的原本<sup>(7)</sup>。這就是南圻六省歸於法國殖民者所占地之前的收錄整個越南自高平至河仙諸省份的全國性地輿誌。

## 二. 同慶地輿誌：原本與抄本

同慶地輿誌的原稿於同慶時代（1886-1887年）成書後仍珍藏在順化宮廷內閣中。約於二十世紀初，遠東學院駐河內分院借回此本進行復抄一本留藏於本院漢喃書庫之中。

<sup>1</sup>大南一統輿圖，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 2959，頁1a。

<sup>2</sup>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 2959。

<sup>3</sup>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 590。

<sup>4</sup>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 95。

<sup>5</sup>大南實錄·正編，第四紀，卷68。

<sup>6</sup>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 69。

<sup>7</sup>至于維新三年（1909年）本乃是已經維新朝國史館所整理的刻印本，其內容僅涉及中圻一帶諸省份。

約於 1933 年，通過慶應義塾大學歷史學雜誌所登刊松本教授的遠東學院所藏安南書籍書目一文的介紹，該書已為日本學者所知。當時日本東洋文庫負責人已通過 Gaspardone 教授勾通關係向遠東學院求助為他們復抄此書一份。至昭和十三年(1940年)左右他們手里已有從遠東學院編號為 A.537 版本復抄出來的較好抄本，唯嫌有些地圖細節不太明顯，使後來東洋文庫再次派人前往河內進行拍攝縮圖。1945 年 7 月，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個月，附有大量地圖的同慶御覽地輿志圖（包括上、下二集）已在東京出版<sup>(1)</sup>。

初次注意到和使用同慶地輿誌資料的越南學者也許是阮文暄博士。他在京北行政地理<sup>(2)</sup>一書中已根據同慶地輿誌列出北寧省於阮朝末期的地名系列，同時與各鎮總社名備覽一書中的阮朝初期的地名進行有效的校對。1954 年後，何文晉教授在注解抑齋輿地志時也大量引用同慶地輿誌中的資料。在論及越南地理學書籍時，大南一統志越譯本序言<sup>(3)</sup>、瞭解漢喃書庫<sup>(4)</sup>、漢喃遺產書目提要<sup>(5)</sup>等書的作者均提到同慶地輿誌。但提到此書的卷帙時，由于某種偶然原因，這三位作者都說該書有二十七卷。其實這部書從來只有如 1972 年漢喃書目復印本所提的卷數為二十五卷而已。

1945 年以後，同慶地輿誌的原稿仍珍藏在順化舊阮朝文庫內，至 1961 年才被搬移到大叻(Đà Lạt)並由當時西貢當局文庫管理。許多外國學者已尋到這地方讀書，其中英國學者 R.B.Smith 博士 1969 年在大叻進行調查後已對這里所藏的阮朝漢喃資料作了一篇介紹文章。篇中提及同慶地輿誌時，說明此書是由漢文正文及地圖兩個部分分別組成。通過 R.B.Smith 先生較為仔細的描述可以確定他在大叻所見的就是從順化內閣搬來同慶地輿誌這一部書的稿本。可惜至目前無從得到此本之後蹤跡的任何信息。

同慶地輿誌遠東學院本（即今日漢喃研究院所藏編號 A537 之本）是一部相當規模的漢文手抄本，包括二十五卷（每一省分別抄錄為一卷），一律採用尺寸為 27x38 公分的令會紙，一共 1416 張即 2832 頁。每頁分 8 行，每行自 18 至 20 個漢字，以較為端正的楷體字抄寫。

每一卷首頁均標有統一格式的字句為《奏冊·[某某]省蒞臣等欽遵批示編繪圖本進呈》和目錄。其後是“奏冊”的內容，亦即本書的內容，大概都包括如下幾個項目：**省城**（或府、縣城）：概括介紹本轄蒞所，轄分位置，四面相接，

<sup>1</sup>同慶御覽地輿誌圖，上、下二冊。東洋文庫山本達朗序，東京，昭和十八年(1945)七月。

<sup>2</sup>阮文暄：Địa lý hành chính Kinh-Bắc（京北行政地理）- Tableau de géographie administrative d'une ancienne province vietnamienne, le Bắc-Ninh ou Kinh-Bắc（河內，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文化出版社，1996 年，I-XIII et 185 p.）。

<sup>3</sup>見：大南一統志·序言，歷史研究院越譯本，社會科學出版社，河內，1969 年，第一集，頁 7。

<sup>4</sup>陳文甲：瞭解漢喃書庫，國家圖書館出版，河內，1970 年，第一集，頁 345。

<sup>5</sup>陳義、F. Gros 主編：漢喃遺產書目提要，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第一集，頁 647。

東西、南北相距長度，各級所屬行政單位（省者錄至府、縣，府者錄至縣、總，縣者錄至總、社、村、坊、甲、寨、邑、里等）；城池：地點，建築方式，城門、城牆、炮臺、崗樓等；兵：揀兵、募兵、巡城兵等數量；民：各項民丁數量；田：各項田土面積；稅：全年稅錢、稅粟、別納稅、產物稅等；祠廟；風俗；物產；氣候；山川；名勝；路程；屯壘等等。這是大體上的結構，不過各卷之間也稍有偏差，譬如有的將省城合入城池項目，或有的混合列出田與土的面積，有的則分別列成田、土、鹽田等款。

在描述全轄上述內容之後均附帶本轄一張地圖，如一省描述之後就有該省的地圖，一府、縣描述之後就有該府、縣的地圖。全書一共有三百十四張地圖，其尺寸大約自 36 x 29 公分至 51 x 38 公分，畫在白綢上，綢後面附帖以一層韌性的白紙加固。除白綢與黑墨兩個主要顏色外，地圖上還配合使用其他顏色筆畫加以分辨：大概是以紅色表示路條，藍色表示海洋，淡綠色表示河川，綠色表示山丘，用棕色以畫城牆，用黃藍色以畫與鄰近外轄等。圖上均以漢喃字加以註解。這批地圖的復抄據說是由當時印度支那地政衙的一位法國專家採用透寫方式進行<sup>(1)</sup>。

通過上述的抄本結構可見該書的每一卷都分別保留著其進呈御覽奏冊的原樣而沒有旨諭、進書表、序言、引言、凡例等常見用以連結全書各部分必有的篇章。唯有每卷卷首的目錄是復抄時為幫助讀者找到相應頁數所加，並均注明“原本無有”。連書名也沒有，只在目錄下內容首頁上方，抄寫者加有“同慶敕製御覽”的紅筆字跡。共有二十一卷附有此題，其餘乂安、廣平省兩卷題為“同慶御覽敕製”，青化省、承天府兩卷則為“同慶御覽”。

如此所題就使問題變得複雜，因為在我們眼前，一部規模較為龐大的地輿誌明明存在，其內容和編寫方式也顯得與 1862 年所編的大南一統志完全不同，但查閱大南實錄時，在記錄同慶朝代歷史事件部分我們卻無法查到任何有關信息。

為了解同慶地輿誌的出現，我們考慮到阮朝當時國破家亡的厄運。同慶皇帝（即阮福膺鼓）本身的王位就是由法國人和阮有度所選擇安排的。在同慶即位的時候，不僅南圻六省已落入法國殖民者手里，而且似乎即在嗣德皇帝去世之後所簽訂的哈爾曼協定（1883 年 8 月 25 日）名義上雖以南圻歸為法國人殖民地，中圻與北圻則置為法國保護下的南朝所有，但實際上已強逼將越南全境置于法國的統治之下了。該協定所確定的南圻不僅限于以前的六個省份，而其範圍已擴展至平順省，至于中圻則只限于自慶和省至橫山之間一帶土地而已。其後 1884 年 6 月 6 日簽訂的拍特努得協定又迫使順化王朝將我國外交決定全權交給法國人以換來中圻的青化、乂安、河靜及平順等四省。這樣，此時阮朝所管理的“王土”僅為平順省以北之範圍。

<sup>1</sup>據山本達朗序。

在這種環境下編寫的一部官方性全國地理書勢必僅包含如 1884 年協約所規定自高平至平順等二十五省份的範圍。為與從前的大南國地輿誌分辨起見，其書應如何命名？嗣德朝代的大南國擁有自高平至河仙等三十一省份，與同慶時代僅剩下二十五省份的管治領土是頗有差異。因此這部書卷首所題的“同慶”年號可說是應有且可以理解的。

至於“敕製”兩字，大南實錄·同慶紀中對書籍編撰有關的只錄有如下一件事情：

“大南疆界書成，凡七卷並圖一幅。準董理黃有稱實受吏部侍郎，銜署左參知（原光祿寺卿領），隨派人等各加賞升秩紀錄錢文有差。尋準有稱充國史館纂修<sup>(1)</sup>。

通過這段記載可知，同慶二年(1886)間，黃有稱編成大南疆界（亦即大南疆界彙編），他與同仁受到同慶皇帝賜賞，然後他又被選充國史館纂修職務。雖然史料上沒有紀錄，但從大南疆界是一部地理學考究書，書成後他的編者被選充國史館纂修這兩個細節可以推想，其目的是為了一部地輿誌而進行的。

皇帝命朝臣編撰輿地志書並不是從來罕見的事，甚至對御坐寶位上的人來說是很應作的事。不過我們可提出反問，就是僅僅兩年的時間之內是否足以動手編撰並完成上進御覽同慶地輿誌這部規模龐大的地志文憲資料？

從內容方面，將同慶地輿誌與大南一統志作比較時，我們可以看出如下幾個差別：

1. 大南一統志是以省份級為基礎，其中地界、形勢、氣候、城池、學堂、戶口、田土、稅課、山川、產物等項目都針對本省來描述。其屬下的府、縣只出現在建置沿革項目中，敘述該省有若干府，縣，其府、縣歷代的地理變更等等。同慶地輿誌則以縣份級為基礎。各府、縣都分別編為一個獨立的章節，因此對每一個府、縣都深入敘述其地界、形勢、城池、兵、民、稅、祠廟、風俗、物產、氣候、山川、路程等情況。這是決定該書的性質與編寫方法的重要特點。

2. 大南一統志中雖也使用少量統計性的調查資料（如每縣所轄社鄉數量或有關戶口、田土等數據），但主要偏于描述府、縣的歷代沿革更改，歷史人物小傳，廟宇事跡等歷史考究性的內容。同慶地輿誌則恰恰相反，除在祠廟項目只錄名勝古跡的名稱外，很少深入敘述其事跡，也沒有人物項目，反而以當代內容為主，針對描述諸省、府、縣的城池現狀，詳細具體地列出人丁，田土有關細節（有的還列出該縣民丁數中壯項丁多少，免差項多少等等。風俗項目中，對下游平原一帶地區描述可有相同，但對沿海，逼山諸地則也有其特殊的紀錄，特別是經族與少數民族同居的山林區，其

<sup>1</sup>大南實錄·正編，第六紀，卷6。

風俗描述更爲詳盡具體，表示書內已錄用當代調查性的資料，而其中最突出，最有價值的是當時縣級的社村坊甲寨地名系列，這也是同慶地輿誌唯有而大南一統志所未有的特點。

再提到上面所引大南實錄關於編寫大南一統志的那一段記錄，嗣德皇帝命以1881年爲限進行補編，亦即要求加強該書的當代性質。關於國史館當時如何進行補編，目前因沒有任何資料，只好作如下的設想。

爲執行皇帝的命令，國史館就採用調查方式，預先編立統一的實地調查填寫報表，下送各省蒞臣。省臣又將之下送至各府縣臣進行調查填寫，匯集整理後修成奏冊上進。這種調查收集資料的方式看來很適用於需要許多人，許多地方共同參加的同慶地輿誌。諸省、府、縣臣盡管可能不太善于考究工作，但也不難根據報表要求列入本轄所夾鄰近地方，或自己所管轄的府、縣、總、社、村名稱等。這樣的奏冊先後被轉送京城，大概至嗣德年號末期，阮朝國史館可能已有此類奏冊以供參考了。但是從報表下送各地，經府縣各級地方進行調查，填寫，再回到省臣綜合整理，至修成奏冊上進朝廷等這個連續流程當然應需一定的時間。而同慶朝代的存在不滿一年半之長，因此若將“同慶敕製御覽”理解爲“同慶皇帝下令編撰並親自閱覽”，則同慶朝代二十九個月（或自黃有稱充國史館算起僅僅不到八個月）的時間之內，在過去交通聯絡條件下進行文件來回遞送和完成全國各地方奏冊可說是無法做到的。況且當時國內勤王運動到處興起，南朝只能與少量地方維持聯繫。由此我們認爲那批奏冊都是於嗣德年號末期編立的，更具體地說，是從1882年國史館履行嗣德皇帝批諭補編的命令開始。同慶朝國史館只有足夠的時間進行修訂，補充，整理二十五本奏冊的一致文風，復制地圖和修訂其上地名變更等工作，完成稿本以上進御覽。還應說明一點。一般地說同慶地輿誌是於同慶年間成書，但其中一些卷帙內容中還保留後來所加的少量修補，表明此書在同慶年後還繼續稍加修正。譬如河內省一卷，壽昌縣順美總的“會舞村”。此村於同慶年之前原名“昭會村”，至成泰元年(1889年)因避當今皇帝阮福昭諱才改爲“會舞村”。又安省羅山縣文林總有兩社村於同慶年之前均名“光昭”，成泰年代亦由全上避諱原因改叫“光瞻”，又安省一卷上已反映這種修改而錄爲“光瞻”。成泰王朝亦對成泰皇帝父王小名“膺禛”設成避諱字，其例規定書寫與“禛”同音的“真”字或“眞”偏旁時必須省畫。遵照此例，海陽卷中至靈縣傑特社陳惠武王祠所奉祀惠武王陳國瑱的名字因省略上部筆畫而寫成“陳國琪”，同樣寧江府四岐縣的“真賴”總則寫成“真賴”。從此可見上述卷帙至成泰年間還加修補。

同慶地輿誌所附帶的三百十四幅較大尺寸地圖更加鞏固我們的設想，認爲同慶朝代的兩年間，對全國繪制二十五省份諸府縣地圖是不能做到的。考慮到這一工作在當時條件所碰到的困難與複雜性，我們偏于認爲這是從前所積累的成果。起始可能是從1861年繪編大南一統輿圖時，國史館已有七十六幅較爲粗略的府級地圖，然後繼續提高修整，先後擴展至縣級並補充嗣德末期地名的最新

更改以附于正文部分上進同慶皇帝。目前，在國史館原圖已失的情況下，可說是沒有條件作更詳細的了解。

關於同慶地輿誌的編者，根據各卷首頁所題的字句應是諸省份的長官。但是奏冊上僅僅概略題為“某省蒞臣”，無注明具體姓名，也沒有編寫日期。況且當時總督、巡撫等省官改補不常，有的就任不到幾個月就被換補，因此也很難找到依據確定奏冊的編立省臣姓名。

至于黃有稱這個人物，他可能是編撰同慶地輿誌的主要負責人，不過這只是一種設想而沒有字面上正式依據，因此最合理的還是根據版本上確定其書編者為阮朝嗣德末期與同慶朝的國史館集體。

### 三. 同慶地輿誌的學術價值

儘管古代漢語中，“地理”這一名詞早在周時易經出現<sup>(1)</sup>，但延至漢朝班固才以此詞為漢書中一個篇章命名，即“地理志”。後來歷朝史籍中均有地理志篇。元、明朝以後，全國地理志常被另編成一書，以“一統志”名之，如元一統志，明一統志等。

越南不知從何時就有“堪輿”這一種觀察地局以建屋置墓的風水術亦被叫做地理。為與之分辨起見，自阮廌之輿地志以後，我國的地理學著作如皇越一統輿地志，北城輿地志等大都以“輿地志”一詞為名。又至潘輝注之皇越地輿誌以後再改用“地輿誌”，其中“輿地”、“地輿”及“地理”的含義似乎沒有差別，可以相通。地理志（或輿地志，地輿誌）大體上可以看作包括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等內容的綜合性地理學著作。阮朝經常仿照清朝體制。嗣德皇帝在1865年敕諭中命以大南一統志為書名並要求按照清朝的一統志方式進行編寫。清朝乾隆二十九年由總裁和坤奉旨所編的清一統志，其書內容是先從京師，接著是各省份，省下再分為府，縣進行描述。我國嗣德朝初的大南一統志亦有同樣結構，但描述層次僅至省級，其下府，縣不另加項目。後來，經修整補充後，同慶朝國史館所編的地輿誌已完全做到此事，就是省下各級府，縣（或州）均分別編為獨立章節並和本省一樣具有相應的項目。從編寫方法來看，這是同慶地輿誌比大南一統志以前諸地輿誌書籍顯得更為進步的特點。

這種編寫方法的改革如上所述，要求諸省，府，縣各級人士形成一個“網路”共同參加，使這部書的“就地性”明顯加強。以河內省城的描述來作比較：

大南一統志云：

“周圍四百三十二丈零，高一丈一尺二寸，濠寬四丈左右，開五門。”<sup>(2)</sup>

<sup>1</sup>易·繫詞：“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唐孔穎達疏：“地有山川原濕，各有條理，故稱理也”。

<sup>2</sup>大南一統志，A.69/2，頁30。

同慶地輿誌則以更多的數據來作特別詳細地描述：

“省城在懷德府壽昌地分。四面城身均用土磚，通長壹千貳百捌十五丈陸尺陸寸，高壹丈壹尺，厚肆丈。開有正東、正西、正北、東南、西南五門，各高壹丈參尺，廣壹丈。門外各有羊馬城東南羊馬城長陸拾丈，西南羊馬城長陸拾丈，正東羊馬城長五拾柒丈參尺，正西羊馬城長陸拾丈參尺，正北羊馬城長陸拾五丈五尺。各高柒尺五寸，闊貳尺。開有闔門，廣壹丈。門外有濠廣捌丈餘，周圍濠廣五丈，深各陸尺。”

從同慶地輿誌的描述可見河內城已有大幅度的擴建，其長度自四百三十二丈零發展至壹千貳百捌十五丈陸尺陸寸。同時也增加許多防守建築，如在五座城門前加築羊馬城，舊濠原寬四丈今爲五丈，加寬一丈，羊馬城處濠寬至八丈。同慶地輿誌比其他書籍描述得更爲豐富和具體，這對研究越南古代城壘是特別重要的。同時有關民、兵、田土、全年稅錢，稅粟，別納稅等數據都很詳細，可以拿來與大南一統志進行核對加以深入研究其自嗣德初期（甚至從嘉隆年間）至同慶時代的變化情況。對於其它研究方面，這三個歷史階段的有關資料形成一種綜合統計系列，爲研究越南阮朝時代有關社會經濟各方面提供可靠的依據。物產條目一般列出熟悉的地方產物，但偶爾也介紹某一鄉村的特殊行業，對當時所保存的傳統手工藝研究是重要的資料。風俗條目中對居住於平原一帶的涇族雖沒有很新的描述，但也有助于了解二十世紀末期著者對當時民間風俗習慣的看法。他們一般表揚勤儉，好學性格，批判迷信，懶惰，奢侈習尚。但偶爾也對某方民作出“吝嗇”或“刁頑”一類的評價看來是不太妥當。這種說法在民間中，甚至到現在可能還有存在，但是書面上作這樣評價則不能看做正確的觀點。對有少數民族居住的上游山林區風俗一項的描述稍微帶有民族學調查研究的方法。這不僅在大南一統志中所少見而我國古籍中亦希有的特點。譬如高平省風俗項目解釋何謂“角蠻族”的說法：

大板蠻（俗號蠻艘）男頭剃肆旁髮際，偏右結著黑布巾，垂頭如角。衣短黑色。女衣前後緣以赤絨葩樣，領上加著短圓領，肆周垂絲串土金剛粒。小板蠻（俗號蠻錢）男著藍布巾，衣無領，前後肆旁繡色線爲文。女頭戴方板覆以白巾，衣底繡水波樣。其衣背後各帶錢爲號。

大板蠻和小板蠻這兩族民的名稱原來出于其族婦女不同的服飾特點。蠻族婦女頭上帶一方形木板，其上蓋有白巾，兩族根據木板的尺寸加以分辨，木板大的叫大板蠻，小的叫小板蠻。

這樣實地調查紀錄造成同慶地輿誌的特色，同時也增加該著作的學術參考價值。但最突出的，最值得一提的是本書所提供的同慶時代越南行政地名系列。漢喃古籍中，有關全國（或區域）同類資料，如上所述可說是很稀罕的：僅僅莫朝一種，阮朝初期嘉隆朝一種，明命朝一種及阮朝末期的同慶地輿誌。很偶然的是這幾部書中都沒有充分紀錄全國的地名系統。唯在同慶地輿誌中包含國內的二十五省份，但這只是在法國人統治之下阮朝在名義上所管理從平順省以北的部分領土。這反正是屬於歷史問題。不幸在這歷史特殊環境出世的同慶地輿誌當然不免帶有其一定的限制，但該書的學術價值還是研究界用作參考的重要資料。

根據同慶地輿誌中所錄二十世紀末期的地名系列，研究者可以設立一個端點以象阮文暄進士從前所作那樣溯源探究我國各地地名的沿革歷史。自從十九世紀末期以後，歷經法屬期間和 1945 年八月革命後直至現在，越南鄉村地名屢經更改，單靠新命名的地名常常難以追究其歷代的變更經過。同慶地名系列中卻還保留許多古老地名。據研究，我們發現地名的更改原因主要是由封建王朝避諱例所規定。以海陽省為例，將各鎮總社名備覽，北城輿地志和同慶地輿誌進行地名校對時可統計出有 115 個府，縣，社，村的名稱更改，其中 88 場是遵照朝廷避諱命令而進行的。根據避諱體例的研究結果<sup>(1)</sup>可以追究確定阮朝之前其地的原來名稱：

- [唐安縣]憑堤社：阮朝以前原名平堤，至西山朝時因避光中“平”字諱，故改爲憑堤。
- [唐安縣]憑格社：阮朝以前原名平格，至西山朝時由同上原因，故改爲憑格。
- [唐安縣]憑野社：阮朝以前原名平野，至西山朝時由同上原因，故改爲憑野。
- [唐安縣]憑齋社：阮朝以前原名平齊，至西山朝時由同上原因，故改爲憑齋。
- [唐安縣]良堂社：阮朝初期及以前原名華堂，至紹治 1841 年因避皇妣“華”字諱，故改爲良堂。
- [唐安縣]里東社：阮朝初期及以前原名廬東，至紹治 1843 年因避與皇帝“璵”字諱近音，故改爲里東。
- [唐安縣]里堵社：阮朝初期及以前原名廬堵，至紹治 1843 年因避與皇帝“璵”字諱近音，故改爲里東。
- 环琿總、社：阮朝初期及以前原名琿琿，至紹治 1841 年因避皇帝小名“宗”字諱偏旁，故改爲环琿。
- 選舉總、社：阮朝初期及以前原名時舉，至嗣德 1848 年因避皇帝名“時”字諱，故改爲選舉。

這種地名追原若沒有同慶時代中間地名系列而單靠成泰朝及以後二十世紀間所更改的地名則基本上難以進行。除了地理學研究者及其它人文科學部門用作參考以外，連學界所期待的越南地名辭典這一工具書的編寫亦很需要如同慶地輿誌一類的資料來源。這也是本書出版的理由和願望。書中當然難免存有錯漏，懇求諸位讀者指正。

本書的出版是以針對公布古籍譯注結果爲目的，以供上述諸學術方面的研究參考之用。至于陸地上邊界、海上領海島嶼等有關國家領土主權問題則屬於國家有關單位的審權，此書並不論及。

<sup>1</sup> 見：吳德壽：越南歷代避諱字，遠東學院與漢喃研究院，文化出版社，河內，1997年。